

讓皇帝年表

嗣統四年

改年建文

永樂革除

萬曆追復

今上上

尊謚



年表

洪武三十建文元年 建文二年 建文三年 建文四年

一年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春正月 春正月 春正月 春正月

祀天地奉 太祖配 尊皇考為 興宗孝康 皇帝皇妣 為孝康皇 后 册妃馬氏 為皇后 立皇子文 奎為皇太 子

夏閏五月 辛卯嗣皇 帝位 上大行皇 帝諡

秋七月 壬申北平 靖難兵起

冬十二月 太祖高皇 帝實錄成

尊母呂氏 為皇太后

夏六月 靖難兵 帝遁去以 崩

冬十月 易書冬 十月 文皇未改 元猶建 文年也

建文元年 建文二年 建文三年

庚辰 辛巳 壬午

春三月 大脚高皇

命十二月 今十月

熱鐵兵 壬申 庚辰

為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遜國正氣紀卷之一

逸史臣曹參著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亦較閱

讓皇帝本紀

惠宗讓皇帝諱允炆孝康皇帝子呂后所出

太祖高皇帝孫也生於洪武十年十一月乙卯之日幼而

敦孝友勤詩書志存古道以禮法自閑

子時適病癰皇孫年甫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

號呼聲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匝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太子

皇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喪三年。太祖不可。三年之內。語未謹聲。笑不露齒。遠聲色。絕酒肉。獨立自處。悉遵古禮。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撫育備至。寢食與俱。太祖聞之。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皇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太祖心許。時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德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毋過憂。

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馭宇。首建儲君。朕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五年矣。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適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乃命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諸文武大臣。兼太子賓客。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讀東宮。又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朝夕贊弼。太孫夙英明仁厚。好典禮文章。旣正儲位。中外萬幾。皆付裁決。是時政尚

嚴覈。太孫濟以寬大。一日侍

皇祖側。舉大明律授

之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汝其熟玩。以復

太孫捧讀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其義乎。對曰。解。因問名例之義。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爲重。維持風化。名教居先。以名義名教爲例。庶幾刑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卽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某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

改之可乎。曰。試率意改來。因更定五條。

太祖喜曰。善。

太孫復跪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刑相涉者。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於盡法。而未原情。竊有所

不安。曰。凡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考禮經及歷朝刑法志。

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

不重。汝當平世。刑宜從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

刑。可遵此。又語。太孫曰。吾平日用刑。雖重。然所誅戮者。

皆極惡無道之人。去惡以保善。如去莠以養苗。非厲苗也。

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未若行德以風

之。但愧上之德薄。何憂民之難化。太祖喜曰。汝言是也。嘗聽政。觸怒。輒誅夷狼藉。退怒猶未解。太祖扣問曰。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平。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民陳理。以子弑父事。送。太祖處分。遂從容詳審。得寃狀實情。竟脫之。

太祖猶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理父抱病。經年。因誤服藥。而斃。繼母素憎。誣其枉。以証之。得。

太祖條其情。而洗寃脫罪。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

不慎也。太祖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盜

七人。命送。太祖審。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屬無

辜。竟釋之。太祖覆審。盡得其所釋之原。問。太祖曰。

汝何以知其非盜。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爰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嘆曰。決獄者。信不可不讀書。後傳位詔中。有云。

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皆見於此也。二十八年。冬十月。

册馬氏爲。皇太孫妃。二十九年。八月。詔議諸王。見東宮

禮。冬十月晦。皇曾孫文奎生。太祖不憚曰。月日皆

終其不歿乎。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明日崩於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息。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善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

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獲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倣其金滕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灑掃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止於諸陛之上。自卅之日。以至十六。哭臨如禮。蓋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遣譴戮者甚衆。太孫入侍。事必躬承。嘗藥以進。扶掖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親奉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繇是氣亦漸平多所全宥每當靜夜侍衛俱倦獨服立以待呼無不應應無不順蓋終夕未交睫也體素豐腴至此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於大明門外群臣百姓望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舉隅喟然有至德之思焉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皇太祖高皇帝

帝受

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業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

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自是葬 孝陵後遺詔止諸王會葬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密啓 帝齋勅勒令還國愈致憤怒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皇帝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太子殂。向欲遵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殉庶人之節。况有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禮。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漢文詔以月易日。歷代因之。遺詔詳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意甚遠。願陛下稍抑至情。俯循教請。復諭曰。朕非敢

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飴粥。有何不可。不則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爲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六月甲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聖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立孝陵衛。議革冗員。初省州縣。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

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同參國事泰曾受顧命子澄嘗與上議濟國事故倚任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丙午日赤無光七月驛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文淵閣從太祖命也召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念先朝舊臣也賜御書怡老堂時有告周王反者從子澄議命李景隆即訊周王逮至京廢為庶人以王紳為國子祭酒以張鳳李衡等世錦衣衛千百戶有差念鳳衛皆西宮外禁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八月

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秩勅練兵山東時燕藩已蓄異謀祖雖與王姻親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備燕茹常以貪污免詔張統為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尋留翰林充編纂官九月羅篳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某日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英卒遣祭獲喪至京師謚惠襄冬十月營惑守心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岳池教諭程濟

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安言下獄。監察御史劉有年。上古逸禮儀十八篇。詔送前戶部主事史仲彬來京。十一月。詔願成班師。還京勞之。及其副將何清宋。展韓觀有差。詔舉山林材德士。以史仲彬授翰林院待書。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帝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行天下。使明知朕失。高巍應詔辟止書。言宗藩之弊。時藩府相繼告變。燕雖稱病。日操練兵馬。招致異人術士。密謀不軌。帝憂之。以工部右侍郎張島為北平左布政使。調貴為都督指揮使。俾察燕府動靜。遣代王桂如瑯。

以銷其邪心。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十二月辛丑。帝省牲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詔賜田租。曰。朕卽位來。大小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 己卯

春正月。改天地祠為南郊祠。庚辰大祀。

天地於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三日。帝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進素食。子夜展事。脫烏登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

正氣錄 卷一
如禮祀畢。始御朝。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帝嘉納之。諭群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位。改元伊始。卽告聖帝名賢。及五嶽神祇。乃命史仲彬遍示卽位於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祀孔子。詔養老。賜高年絮帛有差。命官贖民鬻子。復減田租。勅脩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與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密有委託。二月。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璠偕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尊 皇考。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吳王。允燧衡王。允燾徐王。遂賜天下詔曰。朕在盛德不食報者。聖慶後昆。大位不逮親者。追尊宗廟。皇考早登儲位。參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至治。用錫佑朕嗣登大寶。已謚 皇祖考妣。而 皇考妣謚號未備。心切悼焉。謹採群臣議。追尊 皇考妣云云。擇日祔廟。妃馬氏正位中宮。共承祭祀。封三弟吳王。衡王。徐王。用夾輔邦家。夫尊親所以崇孝敬。正家所以厚風俗。嘉與萬方。共臻治理。其有懷材抱德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年八十者。

正氣錄 卷一
各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帛一疋。綿一斤。所在災民。歲給米三石。戚里收養之。荒蕪田土。莫之耕者。卽除徭賦。農桑衣食之本。勿奪其時。使得盡力。學校所以作士。備任使。加意風厲焉。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務慎陟。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五世同居者。勘聞旌表。水旱災傷。速開報蠲。軍中孤兒。存恤有定例。其年老篤疾者。撫之。願還鄉者。聽前代軍民骸骨暴露者。所在官司收瘞。衛所軍戶果絕。卽與除伍。民間有篤廢殘疾。不克自生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糧。著爲令。詔下。普天膏慶。群臣請立 皇太子。

詔曰。有天下者。公天下。朕功未報於先王。澤未加於百姓。而急於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言。又請曰。立嗣必子。所繇來久矣。早慰天下望。幸甚。詔曰。堯舜夏禹。皆黃帝之後。更相授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叔濟濟多賢。實秉德以陪朕。諸母弟。具有淳德。克襄理道。倘數年後。幸而神人和協。朕於諸叔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嗣位。庶於官天下之中。不失家天下之意。著爲例。世世守之。群臣復請曰。太祖登位之初。卽立儲宮。非私也。所以一人心。而防禍源。若今不定。更須後擇。恐啓宗室覬覦之。

心生小人反間之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惟口出好與戎，願陛下裁察。詔曰：卿等固請封弟，後擇吉立太子。中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郡主為公主，儀賓取班為附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其所以周是脩為衡府紀善，留史局。帝欲更定官制，會肅州訓導劉亨應詔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秩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義。帝嘉納，已與孝孺等大加更定。史仲彬上疏以安靜法相

為言，不宜驟為更制。樓璉疏稱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志。帝曰：璉與仲彬皆知一不知二。六卿果可卑於五府耶？祭酒果可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當必以更為是。群臣勿復言。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大不敬，無人臣禮。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帝曰：至親弗問，免民賃舍錢。革松番衛。三月丁丑祀先師太學。帝齋戒往盥，獻拜跪禮如祖廟。御藝倫堂。錫賜師生有差。堂官講顏淵問仁二章。帝問天下歸仁與家邦無怨，其旨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道之別。帝曰：

正氣錄 卷一
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我一心。管攝故一日復禮。便家邦天下都歸仁中。敬恕工夫。政是克己實處。自能無怨於家邦。非謂家邦不怨我也。一時聽者快服。咸遂思聖學。絃誦之聲。遍郊圻焉。詔求賢曰。朕願海內沐浴淳德。泳濡文教。用追配虞周。而賢士不畢集。朕心孔棘焉。其開科取士。一如洪武制。猶懼蓄德之士。或少文經世之猷。或逸格非薦舉不次。無以盡天地所儲。該天下所在有司。朝夕咨訪。轉相上聞。用稱朕志。燕王還國。未幾遣世子及高煦高燧。至京師。或沮不宜偕往。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

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輝祖亦勸。帝留之。且言高煦高燧悍無賴。異日寧惟叛君。行將叛父。帝不之信。尋遣還。王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俄北平僉事湯宗。左獲衛倪諒。上變告陳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右布政使曹昱。副使張璉。俱逮下獄。尋編管瑛於廣西。昱削職璉降銅陵典史。逮燕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帝用齊黃策。勅都督宋忠率邊兵三萬屯開平。凡燕府精壯悉置麾下。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璠練兵山海關。召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還京師。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

德順德遣採訪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巡行天下諭曰卿等承命問民疾苦與廉黜貪務盡厥衷毋負任使意尹吉甫之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部使事也京師地震求直言監察御史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於天帝惡之故貶徐曰求直言而以直稟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原職既而昌隆復上疏觸忌御史金焦劾其放言肆害斥昌隆爲福寧知縣及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死廢齊王榑爲庶人嗣代王禕岷王榑於其國尋廢爲庶人當是時燕王威名最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黃子澄徐輝祖卓敬日夜謀防燕會燕長史葛誠教授徐逢辰稍洩其謀張昂謝貴馬宣彭二每遇中朝使至輒云宜早爲備燕王固知之自覲帝歸卽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爐猶搖首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帝偵之不之疑也誠與逢辰密告昂貴曰王實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朝叵測已而僉謀備禦五月選補儒學官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請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銓部用

是月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時時奉密詔往來軍中。燕王益懼其部下朱能張玉等謀益肆。六月詔讓燕遣中官逮燕府官屬又密勅張信手致。燕王信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云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爾所能執也。信從母言潛至燕邸請見。王疑信伺察陽爲感風不能言故作佯狂狀。信曰。王果抱恙守職不二。臣奉密詔在此當就執。王驚以實告曰。生我一家者子也。疾召僧道衍定謀舉事。適謝貴等已集兵布城衢圍王城。又以木欄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會親史李

友直竊其舛獻府中。王益急卽呼玉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易與耳先擒昺貴餘無能爲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依內官所逮名收下。就令內官召昺貴付之。將必入。入則縛一夫力耳。秋七月壬申。燕王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設左右伏。昺貴不深虞果入。入爲左右縛。不屈死之。燕兵遂起。都督指揮使彭二燕長史葛誠俱被害。教授余逢辰泣諫死。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關馬官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瑱守關。甲戌。燕王上書言齊泰黃子澄當誅。兵以靖難稱。燕山衛儲福

憤不顧身起兵禦敵繼而逃還嘗州燕殺獲衛指揮盧振夷其族斬賢良方正杜奇江北蝗有司請督捕帝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逃周窮乏以省實政是歲不為災更有秋丙子前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攻燕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偕本衛鎮撫曾濬整師再戰不克死之靖難兵遂奪薊州襲通州破居庸守將俞瑄走懷來退依於忠燕王與將士計曰忠瑄共守懷來必爭居庸乘其未至擊之甲申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敗績還守人

同都指揮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俞瑄宋忠不屈死燕王敗走一時將校憤懣死者百餘人丙戌永平指揮使趙勇郭亮叛降開平上谷守將相繼從叛而燕勢大振庚寅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上萬引兵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靖難兵援救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除於燕忌萬不敢發燕王以計間之貞亨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萬家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副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討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不幸骨肉

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楠。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彰其過。止正楠罪。餘宥不問。今年齊王禔。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基。同謀大逆。柏自知罪大難逭。先自焚死。禔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親最近。不忍究。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師三十六萬。往正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一體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班師之日。爵賞不吝。祭告天地。示廟社稷。諭諸王。削燕屬籍。諭誠北征將士。曰。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時帝方銳意圖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之旅。當急爲防禦。河北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分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克軍師。獲諸將北征。復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使事。贈故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徵雲南兵

入京備征。已酉，炳文師次真定，都督徐凱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先鋒駐鄭州。壬子中秋夕，燕王率眾渡白溝河，圍雄縣，破其城，盡殺守陴卒，屠其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杪，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燕王遂進至鄭州，奪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師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北兵旦夕且至，令河兵北移，得併力攻之。易，炳文信其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燕至真定，炳文逆戰，敗績。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

河北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燕王解圍，還北平，是役也。內兵戰死幾五萬，溺死無算。遣馬甲輜重亦無算，吳傑帥師援真定，兵潰。九月丁卯，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時。帝銳意文治，日與孝孺輩居便殿，事文墨。齊泰、黃子澄皆以北兵無能爲，帝不知慮也。至炳文敗績，始有憂色。問齊泰曰：「奈何？」子澄力薦景隆，遂用之。帝親餞之江上，重爲恩賜。谷

王德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帝慮遼王植寧王權通燕，召二王還京。遼王奉命，寧王不至，詔削植

衛監察御史韓郁上書請與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持書勸燕罷干戈之舉厚親戚之誼如是幸甚不聽江陰侯吳高及都督指揮耿獻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叅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王率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安陸侯吳傑兵潰於真定迺還請爲南寧衛指揮使冬十月燕兵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寧王懼及都指揮房寬皆降燕劉貞吉自松亭關引兵來援寧同營州中獲衛指揮徐理陳

文襲破貞營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引師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苑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棄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城中守益堅都督瞿能父子帥精騎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勒兵以待景隆忌其功成阻之先是大寧既拔率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自是大寧棄於埤顏諸虜其行都司隸於保定致京師東南自失一藩籬矣景隆別將攻通州不克燕王至介州閱將士立五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

各軍十一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燕王戰敗績景隆七營合戰皆敗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旣而九門兵盡潰燕王再上書辨八不軌事尋傳檄天下統兵三十萬誅在朝左班文臣時朝臣不知警懼日究典禮改官省衛而燕勢益振矣十二
月燕間遼東守將吳高削職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東
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岷府典膳李英等有罪伏誅
附馬都尉王寧謀叛幽於其家鎮撫魯瑋起兵攻北平不
克死之河北指揮使張倫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以

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瑺復爲兵部尚書初令武官
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
退朝燕居所置聖訓古書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官
室聲色之戒命孝孺爲銘閱之帝賜坐問中庸孟子之
深淺對曰子思孟子一脉相傳兩書似無淺深帝曰孟
子言堯舜之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
爲而成不動而敬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如必待法行而後
服與孔子爲政以德之旨尚隔一層孝孺沉思曰如是則
中庸深孟子多矣帝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

終不脫縱橫氣習於議論處見之。孝孺曰：亦時使然耳。而其理道後先合一。加景隆太子太師，徙補王檜於蘭縣。是募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爲所鎮撫法司。本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之三。參贊大將軍高巍使燕，以錢芹爲行軍署斷事，茅大芳副都御史，葉砥翰林編修，顏伯璠知沛，罷齊泰、黃子澄、謝燕，尋留京師。

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燕攻蔚州，逼大同。李景隆帥師援大同，燕兵蹙居庸關，回南師，凍餓死者過半。景隆遺燕書，請息兵，召解縉爲文淵閣待詔。

帝聞縉有可憐閒，却繫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之詩，故召左參議楊砥上書畧言帝王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則根本傷矣。詔革職。是月，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等，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彜、御史王度、俞吉士監試。詔均江浙賦入，得官戶部。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梗耳。豈可長爲定則，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

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典。刑易御史臺為都察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煩簡。其仍漢制。更都察院為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治。宣教化。為職務。忠厚以底治平。其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改景清為御史大夫。以戴德。彛為左拾遺。以黃觀為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觀奉命草詔。指斥燕王。辭甚嚴正。三月丙寅朔。日食。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八人。制曰。聞至治之世。論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為準。堯舜禹

湯文武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施於民者。其後先始終。亦可得而言與。夫繇親以及疎。篤近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故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抑為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歟。朕紹承大統。每思古先聖帝明王之治。將何脩而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罔固空虛。刑措而不用歟。圖治莫切于用賢。而患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於敦學。而患禮樂之難興。果何繇而使野無遺賢。民皆樂於為善歟。茲欲使海內熙皞。如唐虞三代時。

正氣錄 卷一
致之必有其道。施爲必有其序。諸生習聖賢之說久矣。其具於篇。朕將親覽焉。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爲翰林脩撰。勅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如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其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師。是勦。辛丑。燕王率衆渡馬駒南駐武清。癸丑。景隆師至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於白溝河。燕進至固安。乙卯。營中暴雨。水深數尺。己未。燕王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發。邀擊。燕王驚曰。平安賊

子。往從吾征胡。知吾用兵。以故敢來先犯。吾必擒之。賊勇善戰。雖互有勝負。而燕實屢却。會都督指揮何清被執。安始收兵還營。當是時。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燕兵恐甚。戰敗。迷失道。王從三騎殿後。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得免於難。庚申。燕王復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南師戰勝。破燕後軍。房寬狼狽走。正危急。適高煦率精騎衝入。合王接戰。兩軍相持。都督指揮

瞿能父子引精騎奮躍直前大呼滅燕南軍氣鼓鋒刃所觸俱成齏粉景隆亦麾騎乘後燕王莫支見玉能立福陣動又見陣後塵起驚曰敵繞吾後矣急馳赴之督戰甚力而左右惴恐曰敵衆我寡奈何曷退就玉軍得併全力語未已南師益震怒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燕王三易馬三被創持劔奮擊劔又缺折瞿能幾及之王急走隱登高處佯作塵鞭狀招後繼者景隆輩果疑有伏不敢進王始率衆馳入陣陣動正倉邊間忽旋風四起折我大將旗南師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

勝聚諸人相繼死燕王喜曰天贊我也命乘風縱火燒諸營於是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萬萬計其所賜璽書斧鉞盡爲燕獲溺死者幾二十萬人燕王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時徐輝祖承命帥師來殿獨全軍以還壬戌燕兵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將陳亨張信帥銳卒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丁丑燕王率衆趨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攻之急鉉巍等痛哭誓師悉力

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寧賢，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刺之。請罷兵。辛巳，燕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鉤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咸哭，哭而呼曰：且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於城外，伏地請降。又請兵稍退，得全生靈。言畢，又哭，哭甚哀。燕王信之。是時，王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據永平、保定、北平三府，其他縣旋破，旋守，無一堅降者。一聞濟南降，喜曰：斯中原要地，得濟南可斷南北。即金陵難下，畫中原自守，亦可。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絃令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王入城，呼千歲，遂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王入撫諭。王果乘馬，張蓋，率勁騎渡橋而入。比入門，門役即呼千歲，鐵板急下，僅傷王馬首。王大怒，攻益急。鉤與巍隨機應敵，募壯士突擊，且累獲勝。都督俞某朱榮棄師遁還，伏誅。改史仲彬為徐王賓輔，兼原官。詔各王府賓輔及伴讀伴講進對，不稱臣，用賓師之禮。六月，八百媳婦國入貢，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遣尚書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王不許。秋七月，都督平安率兵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既而偵高燧出

軍良鄉。遂未進。八月，燕王圓濟三月不下。費亦無所出。以僧道衍言，解圍還北平。鈞庸遂復德州。諸郡縣遂燕將陳旭道歸。繇是兵威復振。朝廷又不復以燕為意。遂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人。龍華蓋。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二人。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承天門災。未幾乙字庫災。詔求直言。九月，承天門成。改為中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徵洪武中功勳。謬廢者。子孫錄用之。冬十月，置成武中衛。募壯士清遠。成卒羅義上言。息兵講和事。并錄上北平書言。成

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志。必先明所處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封犯朝廷。即倖成。猶為不祥。况萬難無一易哉。宜謹守燕土。以安臣職。朝臣且惡之。議下獄。賞濟寧功。封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軍。陞鐵鉉。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赦不救。黃子澄。練子寧。國請誅之。不聽。申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平安却。請募兵於鏗山。殺其饒將陳亨。時安與吳傑。駐紮東州。盛庸。莊。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為犄角。因北平。燕襲破滄州。殺徐

凱程遲等械至北平。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獻。縣知縣集民衆與譚淵迎戰。懷印死於陣。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克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總理軍務。督師北進。十一月庸駐德州。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所擄輜重順流而北。自率衆循河而南。庸遣兵襲其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濟。掠大名。焚燒軍餉。十二月燕兵至汶上。復掠濟寧。庸鉉率兵歸。其後營於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燕將朱營襲破其營。都指揮唐禮被執。營走。乙卯燕至東昌。誓衆大戰。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恃屢勝直衝其左翼。不

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戰益力。斬其大將張玉。燕衆股慄。多棄甲投降。朱能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致西南漸薄。燕王易服奮躍以出。兵衆爲火器所乘。踉蹌奔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再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聞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激以大義。故人人思奮。遂獲大勝。出師所未曾有也。當燕敗北際。王恃。帝禁。每以單騎殿後。諸軍不敢飛矢相加。故

得免於難。既而燕王退駐館陶。庸遂傳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王歸路。是月詔舉優通文學士。勅方孝孺同唐士愚等集古初經史中事爲一書。以攷治亂。昭鑒戒。

建文三年辛巳春正月朔辛酉。凝命神寶成。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帝以是告天地祖宗。宣布遐通。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群臣賦詩歌頌。詔頒示天下。歷城侯盛庸獻京昌之捷。帝喜。傳諭天下。享春

太廟。燕王還北平。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召復齊泰黃子澄職。仍預軍國事。二月乙未。燕兵南下。駐於保定。衆將欲攻定州。王不可。曰。吾野戰則易。成功攻城難。於收效。况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必也。莫若擊保定。盛庸帥師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盛庸師至單家橋。於夾河。燕衆掠其陣。陣傍火車。火銳強弩。戰者周匝。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燕率萬騎直薄庸陣。陣堅。終不可動。燕以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揮諸軍迎戰。斬燕

將譚淵董真保等。燕王更以騎掩庸陣後，未能獲。從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及中鐵積，相擊不能先後。遂却，都督搆莊得銳將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日暮，各歛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逼庸陣，野宿，明日引馬，以角穿營而去。將士相顧，疑不發一矢，以一帝旨，使叔父故也。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陣東北，庸軍西南，自晨戰至未，互有勝敗。稍息，復起相持。庸兵氣正銳，忽東北風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風縱左右擊，庸軍大敗。燕王大喜曰：天贊我也。退營。

沱河，庸還德州。癸未，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至。單家莊，甲申，與燕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暉不援，安敗績。閏三月乙未，燕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潯沱河。燕王令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燕王來合戰，互勝負。己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王親以驍騎循河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擊射。王下如雨，矢集旗革，叢於蝟毛，竟不及。王時安於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見內軍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不一當十。燕王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不自恃。

急下樓墜而走。又會大風，發屋拔樹，衆皆驚駭。傑軍亦亂，燕兵乘之，殺傷無數。都指揮鄧戩、陳鵬等俱被執。安傑還真定，已酉，燕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於大名。復請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燕王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將。帝覽書，嘆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孝孺諭意，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騁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擣北平，彼必顧巢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卽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少卿薛崑持報燕，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崑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奉命抵燕，王問：「帝意云何？」崑曰：「朝廷諭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懼不能對，燕將士欲害之。」王不可，令護送南還。夏四月，崑至自燕，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五月，燕遣指揮武勝上書於朝，言吳傑等違旨出兵。帝覽書，復召孝孺諭意，欲止兵。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豈易復。」

正氣紀 卷一
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願陛下詳察。詔下勝獄。六月辛酉。燕遣將李遠南掠餉道。壬申。至濟寧。因其無備。極肆焚掠。至沛尤甚。前後燬漕艘萬餘。糜糧無算。河水盡熱。運卒逃散。京師大震。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袁中伏。敗績。時觀海衛指揮張壽痛國事危急。憤言其弊。坐罪論死。自是朝臣皆箝口。遣太僕少卿祝孟猷使朝鮮市馬。秋七月。燕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燕兵破尾尖寨。平安率兵攻北平。燕衆還。次真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於平村。戊戌。帝命方孝孺草詔。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胎

書燕世子令歸朝。許王燕地。旣而燕測其謀。壬寅。太祖將房昭率軍取保定。駐水西寨。期進攻北平。燕王聞之。卽日還兵。援保定。是月。監察御史金焦上戰攻守三策。擢爲刑部右侍郎。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將孟音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圖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王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是月。老撾入貢。九月。平安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甲辰。燕王攻定州。倭寇浙東。冬十月。丙辰。真定都督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列陣峩眉山。

正氣系
下燕兵潛出陣後，合戰，英瑄敗，與都指揮王恭詹忠皆被執。房昭常諫走，英自殺，琦恭忠死於獄。燕王還北平，翰林脩謨王良聞北兵漸迫，憂但不食而卒。事聞，遣禮部侍郎中黃觀諭祭於家。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復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一時被執者王雄等七十一人。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楊村，韃靼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詔內官出使，不得放縱犯者，許有司檢送京師。自是奄寺氣沮，密謀戴燕，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燕王從其議，故正位後，不次擢拔。十二月丙寅，燕衆復出

北平，帝勅駙馬都尉梅殷募召淮南兵民四十萬，鎮扼燕旣而，燕王遺書以進香爲辭，殷怒峻辭拒之，尋制來使耳鼻，曰留爾口回去，說知燕竟不敢過淮，復勅徐真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充參將，帥備師北進，防燕兵日南是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建文四年壬午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指揮葛進率步騎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藁城，戰敗，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敗於衡水。

燕王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景被執。吏目鄭華死之。燕
攻汶上。與沛縣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清
典史黃謙死之。伯瑋子有爲慟哭自刎。初設京衛武學。遣
兵部右侍郎徐廬招集兩浙義勇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
右侍郎募兵江西。燕兵至徐州。諸將戰捷。勒碑叙績。二
月。諸將集濟寧。餉卒潰於鄒縣。燕兵復攻破徐州。內官段
實不屈死。三月甲申。燕王自徐州攻宿州。入蒙城。都
督平安統精騎四萬追躡。戰於淝河。敗績。胡騎指揮林帖
兒。黃地里戰死。安等復結陣宿州。燕將譚淵斷徐州餉道。

尋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師出小

河。張左右翼。緣河而東。與燕兵大戰。勝之。斬其大將陳文
韓貴。再戰。又斬其大將王真。真勇將也。王嘗曰。奮勇如

王真。何功不成。至是被戮。

王憤甚。督戰益力。安奮怒。操

長槊馳追。幾及。忽馬自騰蹶。

王竟得脫。安嘆曰。真天命

也。燕卒大懼。議還北平。甲戌。魏國公輝祖引師來援。會何
福軍亦至。與燕戰於齊眉山。自辰至午。內師再勝。斬虜將
李斌等十餘人。會大霧。飲兵還營。先是燕喪陳文王真。繼
而拆斌衆無所恃。懼甚。卽欲北還。不敢顯言。請漸退小河。

東就麥。伺釁徐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王聽之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渡者右。諸將皆趨左。王怒曰。若是事去矣。任爾所之。諸將乃不敢言。是時。王實內懼。不解甲三日矣。會京師傳言燕兵北歸。帝以京城不可一日無師。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蓋兩軍相恃。其進忌退。彼勸進。此召還。與亡之機決矣。丁丑。平安營於靈巖。燕王遣萬人遮餉道。令高煦伏兵林間。安率軍護餉。突至。斬燕兵千餘。王揮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復斬燕兵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王還兵掩擊其後。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淮河。至翼晨。燕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自擾。人馬墜濠。塹幾滿。營遂破。指揮宋瑄力戰死。福單騎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劉完伯。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自是內銳師盡失。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我輩將死。不足贖誤國罪。河南參政鄭居貞率師勤王。被執。偕從道經死。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至濟寧。潰於直沽。

已丑。燕王至泗州。守將周景初以城降。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衆營淮北。王命朱能將驍騎。以小舟潛濟。庸未之覺也。及近營舉砲。衝突其陣。庸始駭而走。遂渡淮。克盱眙。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是時諸將分屯淮鳳。嚴遏燕衆。王欲從淮取道。阻於駙馬橋。殷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河。而知府徐安毀橋斂舟。殊難卒渡。王乃率衆往揚州。至天長。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遂乘勢克儀真。立大營於高資港。掠舟渡江。朝中始懼。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將犯關。中外臣民生視余之困。

而不救乎。凡文武吏士。卽日奮義。共效勤王。不敢忘報。遣刑部侍郎金有聲。禮部侍中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身。然已無及。復召齊泰。黃子澄。勅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來援。是時朝臣莫知所措。老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以俟援兵。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毋多言也。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是月徽州知府陳彥回樂。

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籍俱糾衆勤王。六月癸丑魏國公輝祖開國公常鼎帥師與燕戰於浦子口敗之。盛庸諸將逆戰又敗之。王因敗且欲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衝至。王撫背勉勵。殊死戰。庸軍少卻。帝遣都督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叛降。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爲麾下金某所殺。率衆降燕。且邀賞。王怒而誅之。命具棺歛。遣使送葬。王得陳瑄舟卒。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既而敗走。兵部侍郎邊昇戰死。鎮江守將章俊送款。王益喜之。庚申至龍潭。帝遣景隆如燕。王

佐如燕議和不許。帝憂懼無計。問孝孺曰。奈何。對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糧食器械俱備。盡撤城外。屋舍驅民入城。共圖固守。以待援兵。內外夾擊。決一死戰。尚可成功。倘不如算。車駕或幸荆。幸蜀。收憤激之人心。集散亡之士。馬不難轉敗爲功。帝然之。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門。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燕。以君臣上下之義爲言。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帝聞之。愕然。衆臣請幸湖湘。或幸浙海。僉謀不一。方孝孺。史仲彬。金焦等請效死。勿去。帝深以爲然。勅魏國公常國公。分道出師。禦敵甲子。

遣人齎檄書四出。趣援兵。爲燕騎獲。乙丑。燕兵圍金川門。時王雖駐龍潭。猶冀京城鞏固。四方勤王師至。內外夾攻。故日夜爲禦備計。至是。覘知軍民緩散。守禦無策。喜曰。師可速進矣。遂上書。皇太后言不得已起兵之故。爲討賊輔成也。時谷王穗與李景隆守金川門。會燕王至。遂開門迎附。北兵遂入京門。卒龔詡慟哭去之。京師大譁。魏國公徐輝祖率師巷戰。敗績。百戶平元奮力戰死。御史連楹迎王馬首。大聲數之。被害。刑部主事劉原弼。率家僮數十人巷戰。死。兵科給事中龔泰。刑科給事中葉應。上

部郎中韓節。俱投城死。太常寺少卿廖鳳。高遜志。會都御史程本立。皆經死。戶部侍郎郭任。編修所忠。觸柱死。鄒瑾。魏冕等。自殺。兵部郎中譚翼。赴火死。衡府紀善。周自脩。哭拜先師。自經。廡下。一時死者。不可勝數。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事洩。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諸人。即殿前歐之。幾死。大呼請速加誅。臣等不與此賊俱生。帝猶不忍。至是。始手戮之。欲誅景隆。叛亡矣。帝知城中無所。諸臣相繼死亡。即欲自殺。程濟告以出亡。可免難。帝遂變服遁去。須臾。宮中火起。內臣有服冠冕。圭袍。赴火者。

正氣紀 卷一
皇后馬氏率妃嬪自焚。一時相傳。帝崩時六月十四日也。丙寅。燕王肅清大內詰問。帝所在。官人指焚所。王乃出屍煨燼中。伏而哭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遂用翰林王景議爲。帝發喪治葬。命如禮。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帝位虛三日。已巳。燕王謁。方孝孺還。卽位壬申。以天子禮葬。建文皇帝。

逸史臣曰。帝爲太孫時。博學喜文。事必法古。仁明孝友。聞於天下。及卽位。獎用儒臣。愛民成俗。三年之內。致刑措。道不拾遺。誠賢君也。而諸王不法。裁抑無術。牽制文苑。優柔不斷。緩急失時。以致身竄國亡。爲天下後世悲。果天使爲之歟。甚哉乾剛所以爲君德也。

遜國正氣紀卷二

逸史臣曹參芳輯著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讓皇帝外紀

建文四年壬午夏六月丙寅靖難兵犯闕

皇帝倉遑莫措。嘆曰。敵兵四出。朕足不能行。奈何。翰林編修程濟曰。非常之變。須以非常變通之。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吉。帝從之。適少監王鈇曰。咎。

皇祖升遐時。有遺篋。命臨大難。啓視。謹藏奉先殿左。今其時也。群臣急請出之。俄而昇篋。至四圍固以鐵二鎖。亦鉄灌。

帝見而大慟，命碎之內度牒三紙，應文、應能、應賢名，稱州緇衣、鞋、刀、具，附白金十錠，有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神樂觀西房。帝泣曰：數也可奈何！**皇祖**，天人也。禮拜畢，立召主錄僧溥洽，祝髮，領應文一牒，以名與。帝符故，適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側，因名與牒符，願受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稽首受牒，各祝髮。濟袖出黃冠，自易。群臣悉其事者五十餘人。帝泣曰：我去，爾諸臣奈何？御史魯鳳韶曰：頃卽以死報。陛下火帝，麾諸臣大慟。是夕，御史給舍郎縑城而去者四十幾人。

當以死報者，語在正紀。

帝與程濟、梁良用等九人潛至

鬼門，牛景先用鐵棒擊之，不奮力而啓，隨出門，有舟待岸。

帝疑之，舟人跪告曰：臣神樂觀道士也。卽前，御賜名王

昇是。帝問曰：爾何之？對曰：昨臣夢

皇祖，緋衣御奉

天門，命兩較尉促臣曰：旦日午時，可牽舟抵後湖鬼門，俟出者，勿洩。洩且殛爾。臣故候此。帝訝嗟，良用掖

舟，鼓棹而行。至太平堤，回視。帝淚如雨下，奮身躍朱雀

橋死。帝遙招曰：卿等何遽死？濟曰：帝在，臣何敢死。遂

同至觀，薄暮矣。正疑懼間，應能、希賢十三人至，共二十有

二人工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翰、翰林編脩趙天泰、
濟侍讀史仲彬、待詔鄭洽、浙江按察使黃直、四川參政恭
運御史葉希賢、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
節、宋和、郭節、刑部司務馮灌、鎮撫牛景先、王資、劉仲、教授
楊應能、欽天監正王之臣、太監周恕、何洲是也。帝命環
帶坐曰：今後勿拘常儀，但以師弟稱。衆稽首泣諾。廖平曰：
隨行不必多，第無家累者，強有力者，俱餘。則遙相應，援以
濟緩急。師是之。酌定左右侍側者，能賢濟三人。往來道
路，給衣與食者，馮灌、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六

人。師曰：吾欲往滇南，依西平侯。衆意云：何仲彬曰：大家
勢重，耳目衆多，新主豈無偵伺者？曷若往來名勝中，東南
西北皆吾家也。弟子給資糧，備旦夕需，朝夕相依，何不可。
師曰：然，自是更舉七家。廖平、黃直、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
史仲彬是也。翼日昧爽，景先偕仲彬步至中河橋，謀載適
仲彬家，偵舟泊通濟橋間，遂迎。師同載，仲彬與希賢應
能、程濟、鄭洽凡五人從，餘散走。期月終聚，當是時，迎附

新主者，茹瑞、景隆居前，繼以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
吉、兵部右侍郎劉儁、左侍郎古朴、劉季篾、大理寺少卿

崇翰林院學士董倫侍講王景倫撰胡靖李貫編脩吳海
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孜幼胡濙
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監助
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楊士奇桐城令胡儼等皆一時名
臣也咸稽首請正大位楊榮曰臣請陛下今始入城當先
謁陵乎先入廟乎王啞然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因是
謁陵後御極茹瑞首入殿賀文皇呼之曰瑞吾今日
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瑞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
何謂之得罪文皇大悅進瑞扈從伯遂革除建文年號

遷 興宗孝康皇帝主陵仍稱懿文太子徙 呂太后於

懿文陵改封吳王允燭爲廣澤王衡王允燧爲懷恩王徐
王允燧爲甌寧王尋降爲庶人後皆暴死幽少王子文圭
於廣安宮廢爲匡庶人榜揭左右文武班官五十一人皆
曰奸臣以文學博士方孝孺爲首尋出賞格徧收族誅時
師已去江濱聞之仰天大呼者三日天乎我何罪至此乎
過矣繼繇丹陽抵吳江黃溪八日至仲彬家彬迎師於
別所西扁曰清遠軒衆出拜明日師改題曰水月觀自
篆其文尋感賦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波如織影迷簷

鐘何處備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越三日。諸弟子來會。衆五日。命各歸省。吳成學亦至。已祝髮。自稱雪菴和尚。願負擔。師不欲多人。命辭去。以詩送之。八月十五。新命追仰。彬誥勅。縣丞輩德來。師率賢能濟逸去。至京口渡江。宿六合草舍。濟抱。師足侍寢。盡出葛衣爲衾。師倡詩。賢能各成聯句。繇是過黃湓。宿居民舍。德華家。德華。太女甚恭。謬稱皇帝老子。諺語也。師大驚。遂去。建德地。抵襄陽。訪廖平。撫太子奎曰。吾僧也。汝當易姓。太子年方七歲。羣衣哭之。欲相隨。師不許之。王之臣家。平復寓。師

於西山中。景先亦至。居無何。平舉家逃徙。師留景先。

山中。自與賢能濟入蜀。至夔州。遇馮淮於途。淮邀。師宿

村館三日。時淮以章句訓童子也。

癸未永樂改元。春正月。師大恚。投滇之永嘉寺。時良玉

死海南。師命淮探廖平踪跡。六月。淮來。并以良玉死事

告。師賦詩哭之。甲申春正月。師去滇。三月。至襄陽。就

景先於西山。五月。命景先入吳。會仲彬。六月。離襄陽。秋七

月。師繇池上抵廣德州。八月。至仲彬家。信宿辭行。彬驚問

奚速。師曰。渠方覓我而圖我。昨道間遇一冠蓋。瞪目相

視我固疑之速去實爲汝也。遂相嚮大慟。彬隨進綿衣服雜項。師受之與濟先行。賢能仲彬景先以次會於吳山。師匿跡杭之淨慈寺。依僧聯師。俟衆至。偕遊湖山。諸勝聯師十高僧之一也。師出像遺之。禿而髯。頭骨硃然。目鼻不可刺。刺則刃捲其口。至今傳之。景先卒。重九。師遊天台。鴈宕。周行三旬。有九日。運焦灌伸咸集會。師於石梁閣。運已祝髮爲雲門僧。稱稽山主人。灌稱塞翁。焦號清叟。師留寺中以老。師遇廖平於耶溪。平因變姓名爲耶淡。燕冬十一月。師離台。時趙天泰號天肖子。卒於蜀。

已酉二月。師至重慶。雪和尚結菴於善慶里。遂留居焉。

因題其菴名。三月。師病痢。雪和尚進栢葉丸三服而愈。

六月將往雲南。命濟筮之。得乾之姤。曰姤遇也。一陰初生。

恐遇偵伺之人。已而聞胡濙鄭和果往來雲貴間。遂止。九月鄭洽訪。師於蜀道病留公安。卒。冬十月。黃直至。留三

日別。丙戌三月。師別雪行。夏四月。至西平侯沐晟家。

投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時嚴震直以使事過滇。遇師於途。師驚避。震直曰。無駭。嗚咽數語。夜吞金死。師泣

於途。師驚避。震直曰。無駭。嗚咽數語。夜吞金死。師泣

於途。師驚避。震直曰。無駭。嗚咽數語。夜吞金死。師泣

於途。師驚避。震直曰。無駭。嗚咽數語。夜吞金死。師泣

正氣紀 卷二
甌寧王允燮暴卒。晟恐請師逸。五月能賢結茅於永昌白龍山。師喜而居之。丁亥三月，師不豫。濟煮柏葉湯療之。五月仲彬何洲道裝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程亨在焉。因同入滇。至善慶里，閭無其人。遂分行，遍乞募。乞數旬，復借入滇。秋七月至滇中，偶歇寺左，遙望黃冠來，方欲審問，及視之，濟也。時濟出乞食，故遇之。共相悲感。乘月同行十九里至白龍山，而天已曙矣。先是師勸念方黃諸臣抱病經年始愈，四人見師骨立，皆環泣拜榻前，有頃，所懷來各獻方物。師歿之曰：不嘗此三年矣。翼日，師

率彬等遊庵傍諸山，自近及遠，遞相倡和。八月節，京州三人辭去，彬獨留十月。師復聞朝臣受戮，過慘，泣曰：諸臣皆爲我也。親爲文祭之，曰：余德不諒兮，四海沸，骨肉相殘兮，覆宮闕，漆身吞炭兮，溝中瘠，株連蔓勦兮，無休息，爾忠魂兮，控天知，我泣彼黃泉兮，血淋漓。戊子三月，仲彬辭行。師囑曰：今後勿復來，道路險阻一難，關津盤詰二難，窮途暮景三難。來何裨我，且爾心力竭矣。彬叩首曰：臣心政未竭也。相與慟哭，失聲。六月菴災，七月濟出募，菴菴道者張靜成之。濟筮得小過之旅，曰：鳥焚其巢，不久殆毀乎。

十二月焦偕直雪至。己丑春。師東行留賢能守菴。濟及焦雪直從。三月至善慶里雪留。五月遊襄陽詢知廖平徙蜀。庚寅三月還菴習靜。空諸所有。辛卯春有司毀其菴。師去白龍山。夏四月至浪穹賢能募建菴。菴成。濟筮得剝之坤。曰剝極而順。吉卦也。龍戰之辭。有凶慎之。壬辰三月應能卒。夏四月希賢卒。師慟連喪並葬。菴東隨納弟子應慧。十一月漼直來訪。癸巳春正月辭去。五月濟慧從。師南行。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七月歸。應明鐘。師爲銘篆之。甲午秋師學易數。適焦至講究甚詳。

師是之。冬十月應慧死。納弟子辨空。乙未三月。師

賢能設奠哭之。夏四月。師出遊。道逢漼直。留其主家數

日。八月與濟遊衡山。還訪漼直。直已去滇。師卽行。偈宿

蕭寺。見廡下有二病人。熟視之。漼直也。因留調治。未幾俱

死。師哭葬於寺東。題其石曰兩忠之墓。十月還菴。立從

亡諸死臣主於舍東祀之。丙申冬。命濟述從亡殉難諸

臣傳。藏之巖石。親撰文序之。丁酉二月。別築靜室於

慶山中。六月雪和尚卒。七月雪和尚弟子了空來。言雪已

故。師悼之。十一月前臣胡濙鄭和至滇踪跡。師恐濟

往衡山作慷慨歌曰我行自東山深海窟虎跡蛟蹤我行
 至南地炎河乾猢猻巢環我行至北黑霧毒霧燭龍沉也
 我行至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道可行噫嘻
 何道可行 戊戌三月 師欲之黔四月至金筑安撫司
 岩羅榮寨之白雲菴題二詩於壁為之澹井而手植杉於
 傍至今井木猶存五月命濟圃 師作菜根歌曰菜根青
 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 巳亥 師註楞嚴法
 華諸經自署曰文和尙九月命濟輯禽道諸書不果 庚
 子秋七月仲彬來訪至東門外及遠州郭節家皆不知 師

所在乃隻身往滇既而之白龍山覓菴不可得痛哭而去

十月 師偕濟遊蜀登峨眉吟曰登高不耐東翹首但見

雲從故國飛十二月 師還鶴慶菴頃之兩比丘引仲彬

至 師問彬何來對曰弟子自白龍山奔求月餘無跡忽

值比丘緣也感愴備至既聞賢能相繼死益大慟奠於墓

前越月遣歸 辛丑夏四月 師復入蜀七月去身遊海

南八月 師寓橫州壽佛禪寺故禮部樂章之父樂善以

為異僧從受浮屠法 師嘗手書其額於寺門冬十月禮

菴十一月偶欲避跡蓄髮為道士讀太玄莊老深契老子

虛無因應。莊蒙洗洋自恣。以適已之旨。壬寅春。遣空智主鶴慶靜室。別居淶泉。曰。泉水長逝兮。余將何之。癸卯二月。偕濟遊楚。登章臺。吟曰。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遶樹啼。六月遊漢陽。登晴川樓。望遠悲傷。有江波猶湧。恨林靄欲翻。愁之句。七月留大別山。遍遊十餘旬。沈洋自適。甲辰二月。東行。遇仲彬於道。聞榆木川變訝。嗟久之。彬問。師近况。曰。頗健。飯饑。食倦。眠耳。明日發江南。賦竹相隨。至屋而食。冬十月。抵彬家。信宿。彬族人名弘者。猝入。識之。稽首流涕。問項來行境。師指濟曰。虧這弟子。險阻。

相依周旋不貳。二十年來戰戰兢兢。無有寧息。語未已。大慟。徐曰。今或可稍寬假矣。弘復安慰之。問所欲往。曰。將遊天台。諸勝。弘因願備一日之積。負擔相從。居數日。師別去。弘送至杭。十一月。師偕濟遊寧波。渡海既聞。仁宗改元詔。赦奸黨族屬。仰天合掌者三。

乙巳洪熙元年也。春正月朔。師謁大士於潮音洞。作大士頌曰。以音觀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觀妙明無跡。五月後。過彬地。擬往祥符浦江。彬送之江上。聞洪熙升遐。嘆曰。天何奪我仁人。速也。有頃。別仲彬去。十月。繇閩粵。還山十。

二月缺食命濟出丐

丙午宣德改元三月師命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六月

濟還知焦資已卒八月祭從亡諸臣於菴九月廖平卒於

會稽冬十月聞諸羅漢王曰嗟乎忍殺叔父乎丁未二

月師移居鶴慶之靜空命空智還居浪窰夏四月師

復祝髮八月滇寇亂師與濟入蜀冬十月宿永慶寺請

云扶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塵心消盡無些子

不受人間物色侵戊申春聞仲彬以從亡故獄死師

哭之慟遂祭之秋遊黃牛磯吟云嶺猿夜泣湍波急樹上

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談故國冬十月

遊漢中遇廖平弟年乃悉平死太子奎納平妹三年次

師甚念之己酉五月還浪窰菴已焚毀六月至鶴慶山

中九月師復蓄髮庚戌夏四月師欲廣菴命濟出

募士紳助之七月菴成師顏之曰潛志軒辛亥二月

遊陝歷瞿塘劔閣觀秦漢舊址悲傷久之與濟言曰古今

興亡大都如是七月還蜀九月至夔絕糧二黃冠給之

壬子春正月師入楚至公安同二道士宿寺中夜聞哭

泣聲甚哀既去覩遺紙始知爲郭良梁中節也追之不及

矣。因作蕭寺黃冠夜泣詩。五月至武昌登黃鶴樓仙臺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八月舟下九江過池之齊山寺。九月至吳山冬。十月寓錢塘東明寺。留其像。十一月遊天台。留赤城觀。癸丑駐觀中。往來梵剎。甲寅五月。師至吳江。訪仲彬子晟。適晟生子。命其名曰文。隨視其案。宋史更名。曰鑑。留五日。閱仲彬所遺致身錄。嗟嘆不已。辭行。晟進衣。禮爲會稽遊。八月還夔。十一月至山。乙卯春正月。宣宗賓天。二月。師聞而痛悼。三月偕濟遊粵西。跡噉攀崖。登高長嘯。與濟言曰。吾隨在有爽心。處濟曰。悟矣。四月。

師至慶遠府。寓西竺寺。寺僧異之。適故侍衛指揮彭英。就而訪焉。識之。嗚咽不已。獻蒸羊。師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既登舟。英泣別。復進方物。師以乘馬酬之。及解纜。馬忽騰躍而死。師訝之。賦詩記其事。七月何洲鸞書於桂林。師來。遇洲於市。洲相抱而慟。隨。師行。勸駕還江。南。不果。十二月洲老死。師葬而祭之。

丙辰正統改元。八月。師還滇。題詩武定獅山。九月復卜築浪穹習靜。丁巳二月。師復祝髮。欲東歸。命濟。得兌之歸妹。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三月從。師入。

中五月遊峨嵋十一月復還浪穹。戊午冬弟子應智通當是時。師猶恐露跡遂偕濟入粵。己未正月濟勸師還滇不果志謀東歸復命濟筮之得觀之否曰所謂利用賔於王也不宜變否。中互良巽艮止巽入艮為寺人或遇闈者留止。庚申春正月師決意東歸三月謂濟曰余老矣志決東歸爾再筮之。濟復筮得歸妹拊几感曰大凶歸妹序卦之盡也。師年六十有四今當春季木氣將盡至夏火旺子生毋死且太歲支干皆金火必克之夏其危乎未幾。師至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偶題詩壁間曰風塵一

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環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云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東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題畢竟去閱者驚訝相傳為建文皇帝也。忽有僧月之自詭為是藩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僧皆逮。師與焉。濟侍行。八月至南京父老有識者指曰此程編脩也。九月至燕京寓大興隆寺御史鞠冒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鈞

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各戍邊。師不得已陳其實。御史見師長身隆準。吐聲若洪鐘。進退夷然。畧無矜蹙狀。異之。亦以實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診視亮。往見。師指曰。爾吳亮耶。亮詭非是。師曰。我猶記當日事。曾御便殿。食子鶩。偶遺片肉於地。爾時執壺戲作狗餌之笑。云不是。亮聞言伏地不能仰視。頃還奏。詔迎入大內。稱爲老佛。竟以壽終。附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裡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誦之。或曰。帝之生也。頗頗頗偏。

高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

高祖使賦新月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

高祖曰。猶可免於難後。帝出亡。果得

歸大內。以終天年。

高祖之鑑神矣。江上老人曰。成

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迄今

列聖追思。咸懷隱痛。至崇禎甲申。恭上

尊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誠篤孝。

讓皇帝廟號惠宗

逸史臣曰。臣讀帝淵田諸咏。不禁唏噓嘆息曰。仁矣哉。帝乎。然仁者必勇。理直氣壯。曷難奮發有爲。胡宗在。迂踈當斷不斷。以致於亂耶。攷其在外三十九年。奔走戰兢。罔有寧息。祝髮黃冠。屢自易形。抑何爲者。豈意欲苟全性命。故不恤隱忍。受辱耶。嗟乎。主辱臣死。忠也。君死社稷。義也。帝知諸臣爲我。獨不自爲乎。幸其全身請歸。崩葬西陵。猶故天子遺風焉。嗚呼。慟哉。

從亡諸臣傳附

程濟

翰林編修程濟。朝邑人。或曰績溪人。博學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一時異之。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屆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難兵果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盃。臠之也。淮上諸將不用濟策。致屢敗。帝聞。召濟還。初。濟與同邑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不學無術。此。回應。變學也。旣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時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

高皇遺篋計。濟袖出黃冠。易之。掖。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亦嘗病。帝親爲煮糜。含淚坐榻前。不刻離。濟曰。濟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聽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旣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嚮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漁。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莫。測。所。終。

正氣錄 卷二
逸史曰。語云。天心留漢。王朗可假。天心去漢。孔明不足。信矣。夫天之興廢。豈智力所能移哉。編修程濟。早覩西。北起釁。具疏預防。固已有定識矣。既而曆數果歸。龍德。將潛。乃袖出黃冠。屈伸變化。與時推移。卒爲一代純臣。冠達天知命之學也。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蓋謂是乎。

葉希賢 楊應能

御史葉希賢。浙之松楊人也。舉賢良方正爲御史。侃侃自負。建文中。屢言兵事。謂武備不可弛。謀爲須用斷。又嘗勸耿李二大將軍。失律當究。及京師陷。衆倉皇莫措。得度牒。賢以名與牒符。願祝髮掖。帝出亡。曰。我事君非事國也。後歷難險。忠懇愈篤。壬辰四月。卒於浪穹。臨終。語帝曰。臣力竭矣。心則未盡也。

吳王教授楊應能。河南杞縣人。素以勁直稱。壬午六月。京師隨陷。與希賢同日祝髮從亡。相顧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專爲居職言也。賢應之初從。帝至仲彬家。復泛舟抵京口。渡江。重九夜。宿六合草店。當出亡時。諸臣皆爲衣濟抱。帝足侍寢。能盡出葛衣爲衾。帝倡詩曰。黃花滿

地帶霜開。濟賢能各成一。句闕已從。帝往來吳楚蜀滇。間或舟或陸。扶掖備至。壬辰三月。卒鶴慶。與賢並埋於浪。穿。

逸史曰。先臣馮時可於萬曆間。遊黔西永洪菴。悉其菴在萬山深處。土人咸謂建文皇帝偕兩比丘。嘗駐此三十年。墨跡尚存。後自滇而粵。莫知所往。馮曰。兩比丘者。豈葉與楊耶。初聚卒散。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擇牧園耶。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負首之仇。厥子回面而改嚮。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二公削髮殉主。其西山採薇之節哉。乃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有。回面事讐。亦孔之醜。噫。歎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細流為友。彼人奴哉。其心廣柳噫。若二公者。可謂無忝矣。

廖平 弟年

兵部侍郎廖平。荆之襄陽人。建文時。授是職。京城陷。日本帝命携太子出奔。負程嬰之俠。後帝至其家。寓西山。命太子更名姓平。遂棄其業。全家逃徙漢中。平自流於

會稽。日賣薪給食。居歲餘。其妻欲去。其妻曰。然無知者。人固疑之。然莫知為何。其人曰。自遭帝於前溪。遂就田。即家樵。嘗遊行溪畔。畫詩於沙。後自亂。其沙。未使人知。疑者視。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鴛班觀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身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三蠟死。有薇堪濟伯夷貧。行有活線何事要。只從後一真。後竟死會稽山中。有弟曰年。以妹配太子。咸亨中。力遇帝於漢中。相持泣曰。臣死臣故。臣妹侍天太子。臣年矣。臣死臣故。臣妹侍天太子。臣年矣。

逸史曰。曆數有歸。後夫殄滅。負程嬰之俠者。殆可為。不可為。哉。至全家逃徙。孤跡飄零。乃得以事隱。以俠終。豈非謂義衛志。智衛身耶。讀其詩。想見其為人。荷數。積片地。至今有餘韻也。

牛景先 蔡運

鎮撫牛景先。沅人。初為御史。改鎮撫。禦北兵有功。朝欲擢用。景先以疆場事重。願從征。既而來京。適城陷。帝議出亡。景先力贊之。乃出鬼門。其門狹不容啓。景先饒力。即破之。之神樂觀。議給衣食。奉行者。景先與焉。易道人服。夜走。

丹陽遇一僧曰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後從帝

於廖平家西山。平以帝托景先而遁。益為潛。太子也。

景先力任之。及帝南行。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

帝之吳之越。同蔡運周旋其側。衛掖備至。甲申秋卒。杭之

寺中。初景先出亡時。朝中微聞破鬼門事。逮治家屬。次妻

劉。發教坊司死。

蔡運。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遺俗自

好。罷歸。起賓州知州。有惠政。壬午六月。從帝出亡。遂刑

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主人。每令童子携茗椀筆牀。

泛舟而遊。望遠吟賦。悲感無常態。至幽僻處。伸紙賦詩。或

已必自歌。用壯憤激聲。驥裘懷其歌。竟又賦稿。縷縷清和

歸。則焚之。無有知者。嘗同金焦馮灌觀。帝於天台久之。

帝去蜀涉滇。庚子秋。史仲彬往見。將與運俱行。比至杭州。

已物故矣。賓州百姓感而思之。

逸史曰。牛將軍學問人也。壯而禦侮。叱咤雲霓。晚而

帝幽邃盤谿。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蔡賓州始

漢之龔勝。歟。語曰。世代降遷。事不及古。豈盡然哉。

史仲彬 史弘

翰林院學士史仲彬，吳江人也。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詔，縛貪虐官吏六人，廷見。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尋付

法司論死。上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糧事重，固辭，更訪治道，稱旨，賜饌及鈔，給驛舟，傳歸。讓皇卽位，詔起山林

材德士，有司以名聞，屬御史劉有年，上禮儀十八篇，兼叙彬經明行修，特詔所在官禮請來京，陛見，試四書疑問一

道，辨析詳明，授翰林侍書。元年春，奉命祭告衡山，四月，帝用訓導劉亨言，與方孝孺更官制，彬以安靜法祖具疏

不報，秋尹，則用康奏，燕兵勢甚，勸退守藩位，廷臣相顧愕然。

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

授者，一人逆命，舉而授之，尤而效之，何所底止？選將募兵，今日急務，勲臣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深沉，以當一面，燕

可圖也。昌隆肆言無忌，請加誅，夏，改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回奏機密十二

事，冬，賜彬歸省，勅誥。四年春，入覲，帝親諭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六月，廷議避難，獨彬與孝孺言社稷爲重，守死勿

去，是策之上者。又同御史魏冕力請誅叛臣徐增壽，城陷，帝倉皇出走，彬期會於神樂觀，子夜與牛景先潛至河畔。

覓舟適家偵舟至喜曰神護我主也遂載帝泛江一時
烟波萬頃天地慘澹帝恐彬曰無傷雲霧相從可免觀
瞻帝始安及抵家適新命徧籍去位者四百六十二人
即日削職追繳誥勅吳江縣丞輩德來彬家私問曰建文
皇帝在君家否彬未及答德微笑而去帝驚卽逸去自
是彬嘗注念帝側一覲於襄陽西山一同何洲覲於雲
南白龍山一覲於大理浪穹一覲於荆之逆旅每覲必獻
方物服色類綢繆曲致帝眷念不已亦再至彬家後彬
以從亡故爲里讐連訟凡十有七次繫獄死臨終書有致
身錄囑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艱苦也沒後
帝復至適晟生子命其名曰鑑閱致身錄泣曰彬不愧斯
語矣

史弘嘉興民彬之族祖也

帝於甲辰冬爲黃冠時偶來

彬家居重慶堂上方飲食弘笑至識之問彬曰此建文皇
帝也吾曾於東宮見之方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
彬以實告弘卽稽首堂下涕泣問帝近狀拊膺欲死

帝輩濟谷之詳外紀中旣而弘願備一日之積負擔送至
越江稽首泣別

逸史曰。余觀從亡中。稱材足御事。幹旋不失者。惟仲彬爲最。故彬之訪。帝日最多。帝幸彬家亦最久。及跡露被訟。至十有七次。危矣哉。當是之時。奸黨誅夷於前。逆黨屠戮於後。而天下垂首喪氣。若不勝其酷者。彬獨棲遲故土。不易服。不遠遯。何哉。嗚呼。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終始周還。以一死畢事。乃復著書自命。胡之曰。致身信哉。

吳成學 王批

翰林修撰吳成學。舉賢良。授是職。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

復偕郭節入蜀。不值。乙卯秋。洲鸞書於桂林市。已老矣。程濟引見。帝相持慟哭。勸帝南還。是冬死。年七十有三。

逸史曰。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高皇有鑒於是。雖

設中貴。止供灑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庭。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官府謚如。雖讓皇粉

祖制。此獨遵之。加嚴焉。以故遺恨內臣。密謀通燕。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儼保之譖行。而撫監定。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騎以交。阯予敵矣。延至逆振

萬乘之尊。輕擲蠻夷。喪中原銳氣多矣。而吉祥輩復積
 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縲紲盈朝。積骨盈道。可
 勝悼哉。正德間。八虎橫。一豹吼。逆瑾慘烈。禍延宗社。雖
 幸發自其內。然叅伍狡弁。表裏作奸。寧免拒虎進狼之
 議耶。繼以魏璫。狐豕滿朝。忠良膏野。上公稱。而廟貌祀。
 竊號竊名。古今慘變。向非

先皇帝威靈電掃。幾有不可問者矣。原其初。誰壞祖制。
 而至此。賢者能辭其責哉。雖然。間有足取者。懷恩單片。
 雲竒何文。折諸人。可槩棄乎。若棄職從亡。追隨以沒。此

蓋自怨生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
 意焉。和尚當讀時。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怨耶。非耶。
 隱君不可其讀易。而可其讀騷。寄意於茲。相視莫逆。會
 心哉。

馮淮 黃直 王之臣

刑部司務馮淮。黃巖人。建文中。授是職。京師陷。隨帝出
 亡。酌定往來道路。給衣食者。淮與焉。後去蕪州。以章句課
 童子謀生。為對語及古詩。自題馬二子。或馬翁。或塞馬先
 生。無常名。亦無常題。藉給衣食耳。一日遇帝。留宿村館。

三。日。後。淮。亦。間。辭。主。家。覲。帝。於。滇。承。命。訪。廖。平。家。事。卽。還。嘗。大。書。壁。間。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燄。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主。張。藉。高。曼。比。見。補。鍋。匠。相。持。而。哭。私。語。畢。卽。剗。去。越。數。年。乙。未。與。補。鍋。復。遇。客。死。滇。之。蕭。寺。

老。補。鍋。者。按。察。使。黃。直。常。州。人。也。累。官。侍。中。尋。改。是。職。金。川。後。遁。去。往。來。楚。慶。間。帕。首。挂。短。衣。行。吟。澤。畔。顏。容。枯。槁。既。而。爲。人。補。鍋。至。州。邑。三。日。卽。去。去。或。復。來。人。有。學。其。說。者。卽。教。之。教。不。索。謝。但。令。其。爲。之。後。有。學。者。卽。遣。先。從。者。

去。囑。之。曰。世。間。破。壞。事。類。此。人。亦。不。知。其。意。楚。慶。間。遇。者。皆。呼。爲。老。補。鍋。補。或。與。錢。布。米。皆。不。擇。當。食。時。與。食。卽。不。復。索。錢。遇。風。雨。寒。暑。不。出。出。囊。中。錢。沽。酒。自。飲。飲。罷。或。泣。或。歌。令。人。感。愴。嘗。寄。宿。蕭。寺。忽。市。遇。馮。翁。相。顧。愕。然。已。而。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哭。且。別。言。勿。復。相。見。後。同。馮。復。宿。蕭。寺。病。且。死。帝。適。至。葬。於。寺。東。題。曰。兩。忠。之。墓。

王。之。臣。襄。陽。人。爲。欽。天。監。監。正。京。師。破。被。葛。衣。出。走。亦。與。出。亡。約。帝。嘗。一。至。其。家。事。露。之。臣。棄。家。走。金。城。行。乞。市。

中。狼狽憔悴。邊地極寒。常衣葛衣。不改已。而過河。依莊浪。魯家爲備。魯家雖異之。亦不究所以。之。臣取備。置買羊裘。披之。必覆。以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仍覆其上。久之。葛益破。縷縷。不肯脫。傭力倦時。輒自吟哦。或時出。哭泣聲。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誠備欲與語。備走匿。遂旬月。俟其去。乃還。有問官備何人。官亦不答。居莊浪。數年。病欲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殮我棺。俟西北風起。卽火。揚我灰。毋埋我骨。魯家竟從其言。

史曰。三子者之行不同。而降志辱身。乃心王國。則一也。天下多惜其姓字。不傳。至近世。黨禁弛。始知爲馮淵。黃直王之臣也。夫逃名而名隨。滅名而名益顯。豈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耶。然而今之時。懷忠之士。其毀名異行。老死巖穴。而不自述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焦

刑部侍郎金焦池之貴池人。初繇賢良方。正舉於朝。建文元年。爲御史。燕兵起。尹昌隆請讓位。焦劾昌隆無人臣禮。又言李景隆懷貳。不可任。遂上禦燕三策。戰攻守備悉言。帝嘉之。擢刑部侍郎。壬午五月。北兵至。儀真。詔天下

勤王焦知事不及濟與孝孺樓璉畫策城中尚有精兵二
十萬積粟盈倉堅守之背城一戰尚可支持况有盛將軍
榘駙馬尾其後勅主師衝其左右翼燕能萬全乎不勝徐
圖幸荆幸蜀未晚也衆愕然孝孺獨是之終不能用及金
川失守焦泣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願身從 帝奔得與
二十二人列潛至史仲彬家相聚水月觀五日言別留甲
重九同諸亡臣會 帝於天台戊子冬覲 帝於海之白
龍山菴明年春 帝東行焦同濟直借從因留蜀時朝儀
猶急焦伏巖棲竈晝乞夜行旬有六日恬如也甲午復裝

糴至浪穹適 帝學數焦釋康節元會運世卽于百一

數也卽理也乾無尾坤無首易之因時妙用 帝深然之

越月辭別後同王資往河南卒於祥符臨終嘆曰唐陵漢

寢今何在北幕南庭誰是家踰年丙午 帝命濟去河南

而焦已物故矣至崇禎己卯郡生立祠祀之

逸史氏曰金侍郎焦侃侃一代之臣也然余間里中故

老遺民未嘗有稱說者何哉或曰國初法網言脫禍隨

故相率隱忍聽其若存若亡以俟百世噫當時人心亦

大可見矣歷二百年王命寵渥而其事始稱人始著余

得從剥落中。夷考其行。其慷慨立朝。臨難弗諉。庶幾哉。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而合郡思之。崇尚廟祀。有以也。夫。

王資劉伸

指揮王資。河南杞縣人。從偏將防守淮北。饒勇善射。喜讀古節義傳。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輜重芻糧委棄。狼藉。資被執。遁還。又從徐安防禦鳳陽。奏事京師。言守禦空預已。而從。帝出亡。足備旦夕者。資其一焉。易服爲道士。會同金焦之河南。既隱金華。玉華山。疑卽玉華山。然別見隱遁傳。

鎮撫劉伸。亦杞人也。出亡後。與王資並黃冠。講太玄老子。甲申。偕諸亡臣侍。帝遊天台。遂留寺中。以老死。錢士升贊曰。力不從心。命也。非戰義有所歸家。亦何戀瘁矣。間關剛哉。百練黃冠者。誰愧彼纓弁。

逸史曰。信哉。虛顧其志。實顧其行。資喜讀節義。固致身於君。伸暫講黃老。亦以死國。雖或遁或老侍。帝不久。要之。此兩人。赳赳自立。視景隆。又芻狗矣。

梁中節郭良

梁中節、郭良並定海人。並官中書舍人。京城陷從。帝出亡。並棄家爲道士。導引林泉。憂君無已。因其訪之。之公安。寄宿佛寺。帝自蜀入楚。亦偶宿此。時改服爲黃冠。兩人不知爲帝。帝亦不知爲兩人。各自退避。至夜半微聞兩人哭聲。悽然而悲。帝大驚異。曰：豈亦有大難白之寃耶。促從者伏枕聽之。時春初。寒風蕭瑟。雜夜泣聲。慘澹備至。帝益感愴。待微明。將密爲探訊。起視之。去矣。閱其遺紙。驗姓字。始知爲兩臣也。急追之。不及。乃作蕭寺黃冠夜泣詩懷之。詩曰：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滄

拄杖坐西邊。低頭不語意自閒。亡何一人復冠褲。髮黃面
縐多愁顏。拊掌遽驚還。嘆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
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衷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
淚痕。晨興欲往訊其苦。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字數
箇。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冰凍筆花寫不得。
後兩人日遑遑。事奔走。覓踪跡。而道路差別。卒未會。帝
帝亦不知其死所。

逸史曰：昔徐偃王走死彭城。羣臣從之。不忍去。王嘆曰：
吾賴文德而不明武備。嗟乎我。

皇其賴文德乎。草野君臣間關險阻，留此殘碑，斷字以寄百世隱痛於戲難矣哉。誰之咎歟。

趙天泰鄭洽

翰林院編修趙天泰，陝之三原人。建文初，以明經授是職。壬午，京師破，帝出亡，天泰與焉。時葛衣，因自號葛衣翁。又號天肖子，以訪帝。帝老死蜀中。

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出亡初，同聚神樂觀，議迎

帝至家，駕甫幸，坐孝義堂中，扁無故墮地。天泰曰：「此不可久留。」帝卽逸去，尋跡者至無所得，乃舍洽。洽尋訪

帝於蜀，道病，留公安茅菴中，遂卒。

逸史曰：余嘗聞父老言及余德華事，未嘗不同類而共嘆曰：「日事奔走無爲也，及讀大家勢重之語，傷心哉！能免客死道路乎？然不死道路，又不足了熒熒初心矣。」趙鄭兩臣之終於蜀，皆形影所樂蹈者，嗚呼！天有所興，必有所廢，理之常也。全身苟活，胡爲哉！

梁良用田玉良玉

中書舍人梁良用，與中節同族。父子兄弟八人，並仕於朝。出亡時，良用載帝抵南門，去太平堤，視帝日不轉睛。

正氣錄 卷二
淚如雨奮身投朱雀橋下死。同族相繼死者凡五人。一時
稱爲闔門忠節。

刑部郎中梁田玉良用從子也。帝出亡酌定給衣食通
往來者十三人。田玉與焉。後髡髮爲僧。避跡無常。或視
帝或募緣。人莫知之。竟以憂憤死。

梁良玉亦中書舍人。出亡時家族潰散。良玉棄妻子。隱姓
名走海南市肆。鬻書爲業。困頓萬狀。次年夏卽死。帝以
詩哭之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嗚呼梁氏亦多英矣。
天不忍忠英淪沒。故二百年後。松楊王詔遊治平寺。忽聞

轉藏上有聲。異之。令人緣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諸
臣事。顧歲久紙爛不可讀。細銓得良用等九人。各爲贊。題
曰忠賢竒秘錄。

逸史曰。周以八士興於朝。明以八士死其國。嗟乎梁
氏之子。豈有異哉。士之遇不遇天也。夫天能拂其所短。
不拂其所長。莊子曰。侯之門仁義存焉。并仁義竊之。而
罪不及於當時。伯夷潔行醜周守餓。而名不絕於後世。
繇是觀之。天者理勢而已。而聲聞唧唧。緣頂得書。亦奚
足怪。

宋和郭節 程亨 徐貞附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也。同與出亡。各變姓名。挾卜筮書。走四方。風雨晦明。頗能預測。人異之。疑之。兩人復嶽藏。和時稱槎主。節間稱雪翁。節嘗同史仲彬程亨觀。帝於白龍山茹舍。

程亨山西澤州人。仕爲翰林院簡討。張昺之親也。初未與出亡約。京師陷。亨棄家逃。及昺被族尋抄亨家。逮亨妻楊氏子程禮。禮妻張氏用火燒死。亨就郭節於連州。丁亥。仲彬同何洲至節家訪。帝踪跡。亨適遇焉。相持痛泣。遂偕

節四人同詣重慶。不值。分途行。乞走雲南。過程濟於白龍山深處。引拜。帝榻前見。帝形容憔悴。各慟哭。曰。弟子輩萬死不足贖罪。帝慰之。留一月。辭歸。

徐貞官工部尚書。陝西人也。帝出亡後。曾留其寓。信宿事露。族誅。又命教坊群亂其妻。至死。其幼女年十三。隸樂籍。樂官陳儀憤其事。乃陰養之。不令汚。洪熙初。遇赦。儀爲擇嫁良家。尚處子也。儀在穢職。而能執義如此。至今稱之。逸史曰。嗟夫。拙哉。二子之業也。不疑無卜智矣。而主困身逃。人事日殊。豈亦有倖望而爲之歟。抑托以滅跡也。

贊曰。匪屈問居。匪嚴隱。事。莫明。表。心。遂。持。圖。度。問。問。悴。志。同。道。合。嗟。彼。居。停。粹。羅。奇。福。冥。冥。不。可。測。矣。而。主。而。

何洲周恕

太監何洲周恕。皆海州人。同為中官。素以忠義相助。後受初燕。世子來朝。恕請雷之。帝不可。問于澄子澄亦曰不可。遂放還。未幾兵起。帝悔不用恕言。壬午六月。

帝偕諸臣出走神樂觀。洲語恕曰。君上義不容存。改而希榮。妾婦不為。因追侍焉。帝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湖湘間。

怨憂病死蕭寺。辛亥春洲與伸彬訪。帝於粵西至。州

潰相失。以為已死。成學。去。名。為。僧。號。雪。菴。初。會。

帝於吳江臨別。帝送之詩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爾

岸好。青山輕雲飛。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和尚會。意

走重慶之善慶里。有隱士杜景賢。異之。與遊白龍諸山。山

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愛之。景賢為造。茶。和

尚招徒居之。朝夕持誦不休。誦聽之。則易乾卦也。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可乎。和尚會意。乃誦觀音經。帝曾留

止菴中。彌歲。題曰觀音菴。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袖之。乘小

舟。急掉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

又讀終卷乃已。景賢固知之。然亦未問和尚不戒酒。景賢時送酒飲之。和尚不好獨酌。每拉教豎借飲。飲半。群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而寐。和尚頰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氣煥發。能感他人。卒秘跡以死。莫有知者。嘗走滇謁帝。惟徒子空知之。成學初亡時。嘗宿于玳家。玳高其誼。竅曲備至。事覺。以匿奸黨論死。卒無怨聲。玳蘇州人。官御史。蘇州人官御史。蘇州人官御史。蘇州人官御史。逸史曰。異哉。靈春。棄家如敝屣。置身於太虛。幾掃除一切矣。獨於騷經卷。卷不已。何哉。馬遷曰。屈平之作離騷。

兩人者。充家傑所難也。疇謂刑餘無君子哉。

昔子家子仕魯昭公。從亡七年。謀事發言。不廢臣禮。後意如知其賢。許以從政。乃不受而逃之。賢矣。太史遷獨遺之。曾不得與狐偃趙衰者比。豈其以功名未自於天下。不當置竹帛邪。逸史曰。致治有元勳。板蕩有忠臣。曾王國。昔唐虞以二十二人亮天工。開揖讓於前。我國家以二十二人從淵田。繼揖讓於後。治亂雖殊。同歸於是。故歷仁周十亂。竝見稱於孔子。諒其時也。我從亡諸臣。瀝髮庭膏。身於莽。戀戀故主。而不違。與七年之逃。十九年之

正氣紀 卷二
貴者倍蓰矣。可不謂仁乎。故附載之。以誌君臣義云。

通國正氣紀卷二終